

飘

在 中 东 的 红 裙 子

姜 慧 ◎著

飘

فستان أحمر يرقص
على نسمات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昆仑出版社

在中东的红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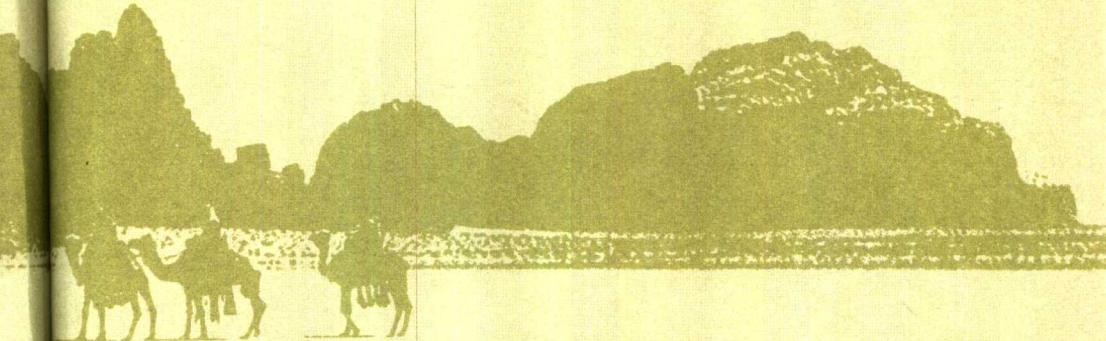
書名

فستان أحمر ية (قصص)
على نسمات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在中东的红裙子

姜慧◎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飘在中东的红裙子/姜慧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2.8

ISBN 7-80040-640-7

I . 飘… II . 姜…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7622 号

书 名：飘在中东的红裙子

作 者：姜 慧

责任编辑：祁周虹

装帧设计：黄学军 郭业斌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384 千字

印 张：15

印 数：1—10100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40-7/1·476

定 价：2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我就是那傲驰沙疆的骆
驼，飞扬的红裙是我浸血的
红鬃，狂风的呼啸是我激昂
的嘶鸣，漫天的黄沙正是我
不羁的蹄痕。

P I A O Z A I Z H O N G D O N G D E H O N G Q U N Z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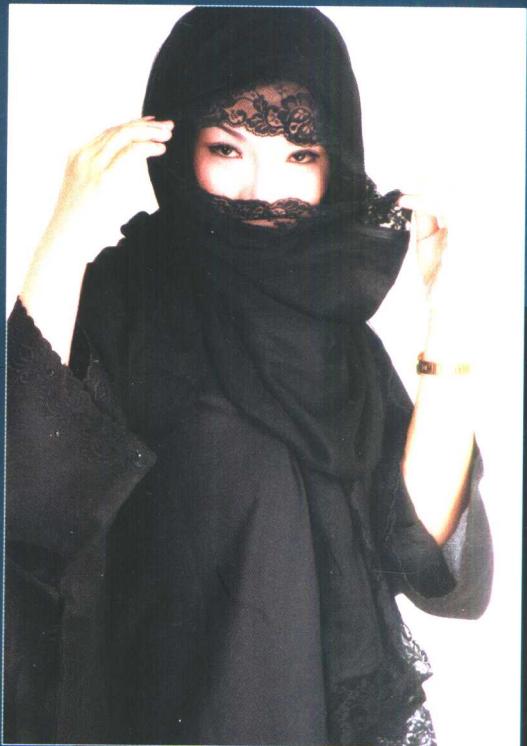
一个平凡的女人，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在现代社会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我被迫放弃一些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又意外地得到别人奢想得到的东西时，很多人说我幸运。其实，我知道自己是用别人视而不见的付出换来这一切的。

我按自己的人生轨迹奋力飞行。当我从一个大学图书馆馆员，成为一家国外饭店的经理，然后成为某国驻华大使的秘书，我的确感到欢欣、鼓舞。而这一切似乎还不够，过剩的精力让我在分秒积累的空闲里写下一本与自己有关的小说。它是我一段生命的轨迹，其中的真实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我还是愿意把它端出来，与大家一同分享。

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在经历了一次婚姻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失败——失败让我懂得了理智的好处。虽然我与他远隔辽阔的太平洋，但我们用同样的忠诚呵护着来之不易的爱情。我们理智，却不麻木；我们浪漫，却不放纵。我们像两只受伤的鸟彼此舔舐着伤口，期待着一同飞往森林。

我的人生像小说的名字一样漂移不定，我的心却沉沉地载满叙说不完的情。

王慧



فستان أحمر يرقص
على نسمات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飘 在 中 东 的 红 裙 子

飘
在
中
东
的
红
裙
子

为挽救婚姻，谢梦阳远赴约旦南部的小城亚喀巴，成了那里惟一的中国女人。几经努力，由收银员成了中国大酒店的经理，却最终遭到丈夫的背叛，是华裔美国军官李世勋兄长般的关爱温暖了她。一场意外的雪灾和地震，让她邂逅了李世勋的朋友、在约旦做军事演习的美国高级军官罗伯特，二人一见钟情。当意外地得知他是百万富翁的儿子，即将成为航母司令时，她果断地拒绝了这份爱。此时，曾为她办理签证的外交官萨利姆也给她发来一份特殊的传真。

在李世勋的劝导下，她终于接受了罗伯特的爱情。罗伯特随航母离去后又遭遇一系列意外而音信杳然，随后海湾战争爆发。萨利姆患上海湾综合征，就在谢梦阳与李世勋几乎同时接受彼此时，罗伯特意外地出现了……

情感屡遭坎坷的谢梦阳又一次经历爱情的抉择。

فستان أحمر ية (قصص)
على نسمات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目 录

追逐无家的潮水	1
黑白琴键上的堕落	34
小城里唯一的中国女人	50
破碎的面具	104
无情的情事	128
骚动的日子	152
放爱一条生路	174
把灵魂塞进襁褓	182
爱情鸦片	196
神秘的黎巴嫩女人	209
别被装进“幸福”的口袋	215
亚喀巴·红海湾	222

罗伯特大喊：“Let's go”	229
红裙子飘起来	250
斋月后的邪恶	281
折翼的美国鹰	290
战后的科威特	303
“有我在，你什么都不要怕”	310
不做萨利姆的妻子	334
雨夜里，带鼻环的女郎	363
边缘婚姻	373
误闯军事重地	388
等待复仇	396
俄罗斯赌船来了	414
猩红的沙漠	449
后记	474

追逐无家的



1

在谢梦阳的眼里，阿拉伯人是高贵的，男人穿着长袍、骑着骆驼穿行在漫无边际的一片沙漠中，女人脸上蒙着黑纱，露出一对葡萄珠般神秘的眼睛。他们生活在铺满波斯人编织的手工地毯的帐篷里，讲着粗犷的阿拉伯语。谢梦阳站在约旦哈希姆王国驻华大使馆门外，仰望天空中飘扬的约旦国旗，那黑白绿红的色彩映衬着湛蓝的天空，充满生机地在她的瞳孔中跳跃。想到自己就要跨进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她将头发向耳后拢了拢，忐忑不安地走进那座安静、散发着异国香气的使馆大楼。

办公室的门开着，外交官萨利姆正跪在一块织有奇妙花纹的小毯上，朝着墙壁跪拜。谢梦阳吃了一惊，赶快躲闪到走廊里，不敢出声。浓

郁的宗教气氛震慑了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她突然害怕起来。

祈祷完毕的萨利姆从地上站起来，将小毯卷好放进一只箱子里，整理了一下衣襟，重新坐在咖啡色的大桌子后面，抬头看着刚刚走进来的谢梦阳，满脸疑惑。

“为什么去约旦？”这个问题，他昨天晚上刚刚问过他的太太，那个固执的巴勒斯坦女人理直气壮地说要回约旦，永远也不再回到这里。萨利姆大为恼火，但仍没有挡住她的去路。昨天晚上从机场回来，他一个人开车跑到酒吧喝闷酒。他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多的酒，如果他的祖父还活着，一定会让他把那个从不包头巾的女人休掉。

萨利姆的祖父是个老派的穆斯林，一切行为都严格按照真主的旨意去做。厚厚的《古兰经》，他能倒背如流。每次听到有人议论他这个孙媳妇，他就会教训萨利姆，让他认真体会《古兰经》第二章《黄牛》对男权的描述：“男人的权利，比她们高一级。”见萨利姆一直对那女人无动于衷，他认为萨利姆是受了西方思想的毒害，过于放纵她。在这位拥有游牧民族性格的老人眼里，那女人的固执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他不停地指责萨利姆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娶萨利姆的表妹——那个出门遮纱的姑娘。因为萨利姆擅自取消了与表妹的婚约，祖父从此不愿再见到他，直到临终前才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萨利姆的乳名。

自由恋爱并不如萨利姆估计的那么美好浪漫。这个女人是地道的阿拉伯姑娘，而她的思想却是从欧洲挪过来的。她从来不包头巾，却喜欢朝小伙子吹泡泡糖；她不喜欢穿长及脚面的阿拉伯大袍，却愿意穿露出胳膊的大花裙；她不愿意呆在家里，却怂恿父亲在银行为她找差事。她从小就跟着做生意的父亲满世界地跑，在她的印象中挣钱是最重要的事。她自己衣柜里所有镶着闪光金片的漂亮衣服，还有象牙雕刻的首饰盒里沉甸甸、闪着金光的首饰是她父亲成功的标志，也是她心目中上等男人的标志。她的父亲不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几乎没有在她面前提过《古兰经》这本圣书。而他遗传给女儿桀骜不驯的性格，在阿拉伯沉闷的环境中显得格外耀眼。这个女人自从在银行见

到萨利姆就想得到他，而她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

后来，他们结了婚，女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后就不打算再生了。“我父亲就只有我一个女儿。”她是这样说服萨利姆的。而这样的想法在儿女成群的阿拉伯大家庭里是吃不开的，于是她很少去萨利姆的家，也反对萨利姆与他的家人有过多的接触。她一有机会就要在萨利姆面前提起她的父亲，即使是两人缠绵之际。这让萨利姆大为不快。

前天晚上，萨利姆给她买了一件价格昂贵的裘皮大衣，那女人习惯地又提起她的父亲，说如果约旦的气候适合穿裘皮，她的父亲早就给她买了。萨利姆终于忍无可忍地朝她喊了起来。女人发誓要离开他，回到父亲那里。昨天晚上，她带着四岁的女儿离开北京。萨利姆没有像往常那样拦她，亲自将她们送上了飞机。

当墙上的闹钟响过后，萨利姆从床上爬起来，喝了杯浓浓的咖啡，可头还在疼。他打算天黑后出去，随便找个人聊聊，这样也许会让情绪好一些。

他的头发浓密卷曲，高鼻梁，一双黑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皮肤的颜色有些暗，却散发着健康的光泽。作为一名地道的阿拉伯男人，他无法理解谢梦阳独闯天下的行为。他把签证章锁进抽屉，准备去参加中午的一个宴会。

见萨利姆想离开，谢梦阳急了，忙将填好的表格递给他。“我去工作。”说完，她用审视的眼神打量着他。他与自己想象中的阿拉伯人不一样，想象中的阿拉伯人应该留着浓密的胡子，呈人字形分开，而他的下巴却因刮去胡子泛着青色。分布在西服袖口上的五个闪着金光的大纽扣明晃晃地显示着他的高贵。那条花哨的领带如果换到马戎的脖子上一定让人难以忍受，可配着他深邃的眼睛，整体看上去就像站在橄榄园的栅栏旁向里窥视到的一方风景。这一切与谢梦阳凭想像力臆造的阿拉伯男人的形象大相径庭。“他真是太风雅了！”谢梦阳暗自慨叹，就像一个平民女子对一位英国绅士的风度佩服得

五体投地似的。她仰脸欣赏着那道风景，萨利姆却突然站了起来，谢梦阳惊愕地微微一笑，萨利姆莫名其妙地问：“怎么了？”

谢梦阳轻轻抿了抿嘴唇，收敛了笑容，“没什么。我只是没想到你有这么高。”萨利姆强壮高大的骨骼把外面的衣服撑得有棱有角。谢梦阳油然生出这样一个想法：如果能有这样一位丈夫，该多么荣耀。带着如此潇洒、高贵的丈夫在姐妹们面前一转，非让她们羡慕死的。到那时，自己曾遭受的所有耻辱将一笔勾销，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想法。于是，她拉动两腮微笑着，并有意让脸上的酒窝显露出来，乌黑的眼睛开始发光。

“为什么选择到约旦工作？”萨利姆的口气咄咄逼人，他不想让这个女人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女人去约旦的真实目的产生了好奇。他重新坐到椅子上，右手搭着左臂，左手支着下巴，审视着她。他简直不敢想象眼前这位看上去瘦弱的女人在那里如何生存。

“因为约旦选择了我。”这是她早就准备好的答案，说起来既朗朗上口，又不乏自信。

萨利姆一愣，换了个姿势，若有所思地睁大了眼睛。谢梦阳有点不知所措，她迎着他的目光，掩饰着内心突然产生的不安：“求求你，千万别拒绝我，如果你不给我签证，我就完蛋了。不管约旦怎样，我都要去。这里我已经呆不下去了。你看上去是那么善良，你一定会给我签证的。”她一遍遍在心中乞求着。萨利姆的眼珠突然停在了谢梦阳已经开始颤抖的手上。谢梦阳这才想起别人曾告诉过自己对付签证官的办法。她干咳一声，调整了情绪，以自己外语不好，听力有困难的托词想尽快结束问话。没想到萨利姆更加警觉起来，他长久地盯着她，一股浓重的京腔从他的舌尖飘逸而出：“没关系，你可以讲中国话。”他知道如何对付眼前这个狡猾的女人。谢梦阳气急败坏地在心里嘀咕：“真是没运气，怎么遇上这个会说中国话的签证官。不过，我还不能认输。”她挺了挺胸脯，准备迎战第二个回合。

“为什么你的丈夫同意你到约旦工作？”萨利姆断定这个女人一定和他的太太一样固执。

“因为，他不久也要去那里工作。”谢梦阳没有想到萨利姆会揭她这块疼痛彻骨的伤疤。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忧郁，脸色由惨白而变成灰暗。她不希望他提到这个话题，她一直侥幸地以为他会忽略婚姻状况这一栏，而把她当成一个纯情少女。这样的想法多少让她产生一点罪恶感，连她自己都奇怪，在萨利姆面前，她怎么会有这种不守妇道的念头，毕竟孩子都已经满五岁了。于是，她不得不宽慰自己，承认眼前的这位签证官是惟一让她动了邪念的男人。对于刚才提到的丈夫也要去约旦的事，她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兑现。萨利姆毕竟是个外国人，他还看不出谢梦阳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

“你将如何教育你的孩子？”他的确想了解女人对待孩子与男人对待孩子有什么差异。这个问题他的太太总是拒绝回答。他一直不太清楚他的太太对待孩子为什么总是风一阵、雨一阵。高兴了就抱着孩子亲个没完，气恼了就把孩子甩给没有经验的斯里兰卡保姆。他们的女儿总是嚷着到父母的房间睡觉，她妈妈从不松口，认为那个房间只属于她和丈夫。萨利姆为孩子说过情，可他的太太告诉他不能迁就孩子，一定要坚持原则。

“以后我会把她接到自己的身边教育她。”谢梦阳小心地说。

萨利姆撇撇嘴，表示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一个女人没有家庭的保护，冒险跑出去进入野蛮的男人世界，同他们在生意上竞争，受他们非议、猜测或者觊觎……尤其是当她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有一个完全能养活她的丈夫，她应该本分地留在家中。“这一定是坏女人。”他在心里已经做出了判断。他顾虑重重地琢磨着该怎么办，突然，他闪出一个念头——劝她留下来，然而几乎是将钥匙放入口袋的瞬间，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盯着她，发现了她那娇美中时隐时现着、使人为之战栗的刀刃般的锐气。谢梦阳好像被人看穿了衣服下的内容，脸色变得绯红，她抬手将耳际的头发向后拢了拢，以掩饰心

中的羞涩。萨利姆在这瞬间发现了她身上某种独特的娴静。她说话时的神态、简单的手势、浑身洋溢的朝气，特别是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令人难以琢磨的一丝忧郁，让人怦然心动。他想：让这么一个漂亮女人在阿拉伯国家独来独往，她的丈夫也太不谨慎，这如同把一只装满珠宝的首饰盒放在马路中央一样。

他轻微地摇了摇头，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签证章和笔，就在签证章落下去的一刻，他再次抬头审视了一眼谢梦阳。在他眼里，谢梦阳就像一个被放在竹排上漂向激流的孩子。“要知道，你并不是去参加一个盛大的世界舞会。”萨利姆这样提醒她。

“那也说不定。”谢梦阳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绷紧了挺拔的脊背，翘起尖尖的下巴。萨利姆的眉头突然凝结，手里握着的护照早已吊足了谢梦阳的胃口。谢梦阳紧张地控制着自己的手，担心它会失控，“如果他再不把护照交给我，我的手没准会伸过去抢了。”萨利姆微笑了一下，把护照递给了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一个女人不守在家里照顾老公孩子，却要到外面闯天下，真无法让人理解。谁娶了这种女人，也够恼火的了。”

谢梦阳用颤抖的手将护照打开，看着上面的签证，她鼻子一酸，扭头将护照放进皮包里。等溢出的眼泪被生硬地咽了回去，她才抬起头说：“谢谢你！”她转身要走，萨利姆轻声叫住了她：“今天晚上我可以邀请你吃饭吗？”对这个女人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萨利姆有点不甘心。

“不，我要回家。”谢梦阳的眼睛闪着一丝微弱的光芒。对于那个家还能存留多久，她也不知道。

“那好吧，过几个月我可能要回约旦，到时我去饭店看望你。”

谢梦阳一愣，双手抱紧皮包，逃跑似的离开了签证室，她不给萨利姆改变主意的机会。刚跨出门槛，萨利姆就跟了出来，他望着谢梦阳的背影，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含而不露的微笑。谢梦阳回头看了他一眼，根据记忆中的交际标准解释，萨利姆那个表情实在不算得体。

谢梦阳顾不上多想，快步走出大使馆，回头看着天空中迎风飘扬的约旦国旗，咸涩的泪水终于模糊了她的双眼。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刁难她的男人竟从此编入了她生命的经纬线。他卷着一股破坏性的力量，谱写了她今生惟一的传奇。

2

1989年1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雪花纷纷扬扬。谢梦阳躺在那间冰冷窄小的陋室里睁开眼睛，突然发觉自己的房间变得生机盎然，她自己也变得轻松愉快，像一朵昙花打破了在夜间开花的规律，突然间在晴日里绽放。这真是一种超越，谢梦阳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小闹钟在不停地“嘀嗒”作响，仿佛山涧的清泉潺潺流淌，就连陈旧的窗帘也显得五彩缤纷，一切在谢梦阳的眼里如天堂般美好。

她站在小镜子前看着自己，岁月在她的眼角、唇边刻上了轻浅的痕迹。她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可她没有追悔，没有耿耿于怀。她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活出个样来。怎么活？她不知道，可她坚信自己将走向一条铺满黄金的路。她回头看了看空着的另一半床，竟得意地眯起眼睛：“等我有了很多的钱，马戎就会回到我的身边。到那时我也要拿出他当初对我的态度，教训他一顿，让他尝尝委屈是什么滋味儿。”想到这儿，她的脸上浮现出很久没有的愉快表情。一股小市民独有的报复意识像施了肥似的猛地拔地而起。

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下午，整个长春市被大雪掩盖着，白色的路面光滑得像溜冰场，靴子踏在上面“嘎嘎”地响。灰突突的天空下弥漫着充足的氧气，路上的行人也爽快了许多。谢梦阳独自拖着两只沉重的箱子离开了那座破旧的大楼，离开了那个陌生的家。

那是马戎租来的房子，租金很快就要到期，如果不是在这紧要关头拿到了出国签证，她简直不知道以后自己该住到哪里。没有家人送行，马戎仍在北京处理他永远也处理不完的事情。固执而要面子

的谢梦阳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真正的处境和与马戎危在旦夕的婚姻关系，她咬着牙将行李挪到路口。她一步一回头，她告诉自己永远也不要再见到这座破旧的大楼，那里的空气早就被自己的眼泪浸湿。她要把马戎说过的话永远锁在那个房间里腐烂。她不想独守空房，她不想一无所有，她发誓要靠自己的双手夺回属于她的一切。

她抬起左手，低头看着被箱子勒得发白的手指，中指尖上那个白色的疤痕依稀可见，她将疤痕放到嘴边亲吻了一下。这是给她希望、给她幻想的源泉。每当她遇到不如意的事，她就看看这个疤痕。如果没有它在时刻提醒，她也许早就崩溃了。

那是她五岁在农村的时候，一块灯泡碎片扎进了手心，她天真地以为不去想它，玻璃片就会自消自灭。三年后，玻璃片已经从手心移至指尖，并不时的疼痛。几年后，她终于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母亲带她去了医院，做手术的医生眼睛瞪得像盘子，说她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并反复强调如果玻璃片向上移动，她不可能活到今天。谢梦阳那时还不太懂得害怕，但她牢牢记住了医生的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谢梦阳回头再次瞥了一眼那幢大楼，猛地提起箱子。沉重的箱子拉扯着她，就这样，离别的泪水还来不及流，浑身的液体早就化作汗水从张开的毛孔排了出来。出租车司机使出浑身的力气，帮她将沉重的箱子抬上车。他大声地抱怨着，谢梦阳却没有丝毫的气恼。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她知道自己将永远离开这里，不再回来；如果有一天回来，也一定是体面地荣归故里。她打开皮包，很不放心地又查看了一下护照。她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自己，千万不能把它丢了。在她眼里，这本护照是她迫使丈夫回到自己身边的惟一武器。想到这儿，她得意地微微一笑。此时，她已经完全把使馆见到的那个签证官推出了自己的脑袋。

当谢梦阳带着北方的寒气在北京机场见到马戎时，她突然看到他眼睛里偶尔闪露的一丝忧郁。那表情她见过两次，一次是结婚前，